



卓越学术文库

文明的记忆 孔庙

WENMING DE JIYI KONGMIAO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王金文 编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卓越学术文库

文明的记忆 孔庙

WENMING DE JIYI KONGMIAO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王金文 编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 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记忆:孔庙/王金文编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8.5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4795-0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孔庙-研究 IV. ①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5043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6.25

字数:312 千字

版次:2018 年 5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4795-0

定价:6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文庙备考》原序



今之学者吾惑焉：身日在胶庠^[1]，将以诵，法圣贤而不知圣贤为何人也？自汉祀孔子学宫之俎豆一归尼山，后之君子苟能升堂而入室，皆得列于宫墙受万世之享。当入学及春秋释奠^[2]，使人瞻拜其中，睹礼容考^[3]，行事思其所以与此之故，慕悦之心生而景行之意勤。此则学校修明，实世运日昌之大机焉！而今之学者方举孔子之典，实七十子之名字而不能悉，何况问以后贤！非直此也，谬列衣衾^[4]释奠之仪，视为故事，入学以后或终身不一至大成殿及东西两庑，而教官亦置若罔闻。嗟乎！吾不知所以为教与所以为学者果安在矣？！友人斗屏赵君，吾邑笃行君子也，以乡进士秉铎中部，凡八年，归而学问愈益进。专讲求圣贤义理之业，日与余辨^[5]论性命诸大端，孳孳如恐不及暇时，乃以所辑《文庙备考》一书示余。余读之日，斗屏之为此用心亦殷矣。世莫肯为圣贤之业，故学宫茂草之伤自古同然。我朝文教聿^[6]修，釐正祀典并颁示学政全书于天下，学者亦可以考证而识所从矣。顾犹多茫然一无所知，学中之人且与凡民等如。文庙之建列在通衢，岂不焕然昭烁^[7]？竟有过其前而目若不睹者。上有制而下弗庸^[8]心，其何以济斗屏于此？盖不惟为中部一邑虑，实为天下学校虑也。夫嘉言懿行^[9]散著于天壤^[10]而世曾不闻，计莫如遍传而告，其中必有人焉能听之？《论语》开端两言虽田野小儿无不习诵，亦其大验矣。是书之例前人曾为之，以余所见《阙里志》，外如平江彭氏之《学宫备考》、钧台余氏之《学宫辑略》，繁简不同，皆足为案头之珍。然行之久而渐湮^[11]，人反多未寓目。斗屏今日梓此散之四方，使得家置一编，岂可谓非大功？世固有同此一事，经再传而如新，复竟道之以相示者，亦不知其何故也？抑余读斗屏之书，更有私幸焉！庸材下士，不知向学，何怪其昧？先型而不耻其人，吾道之中自标门户，如金溪、姚江、高明者，多为所误，此知学而未醇于学。今并列庙庭，则一二儒先论之已详，乃若稍知读书之士涉猎偶多或有一知半解，自以为得不传之秘，援郑孔以诋程朱，妄肆雌黄，甚至汕骂本小人儒而敢斥君子，非惟矜名^[12]兼亦忌善。此即庄韩贬抑孔子之渐^[13]也！病此已久，思欲有以距之，而力小不胜得，与斗

屏朝夕议论，自谓孤军之一助。是书也出，天下晓然知正学之宜尊，或相与废然而返也。区区之微忱亦借以伸，诚幸矣！诚幸矣！

同学弟时斋李元春拜题

【注释】

[1]胶：周之大学。庠(xiáng)：古代乡学名。《礼记·王制》：“耆老皆朝于庠。”注：“此庠，谓乡学也。”旧时称府学为郡庠，县学为邑庠。“胶庠”，周学校名。胶为周之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庠为周之小学，在国之西郊。

[2]释奠：置爵于神前而祭。《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注：“释奠，设荐饌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

[3]容：人的仪节有一定的法度，故称法度为容。考：考察。

[4]衣：衣服。衿(jīn)：古代衣服的交领。《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按：古者斜领下连于衿，故谓领为衿。”青衿为学子所服，故沿称秀才为青衿，亦省称衿，如绅衿；出仕者为绅，学者为衿。

[5]辨：通“辩”，辩争，辩论。

[6]聿：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不译。《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7]昭：古宗庙之制，在始祖庙之左者为昭。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或墓地的辈次排列，以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用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和远近。后来泛指家族的辈分。烁(shuò)：光亮的样子，如闪烁。

[8]庸(yōng)：动词，使用，任用。

[9]嘉言：善言。《书·大禹谟》：“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懿(yì)：美，美德。《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魏晋以后多用为妇女的美称。“懿行”，犹言善行。

[10]天壤：天地。天地长存，故以天壤喻事物的经久不朽。张景阳《咏史诗》：“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

[11]湮(yīn)：埋没。

[12]矜(jīn)：自负贤能。名：名誉，名声。“矜名”，即“自负贤能名声”之意。

[13]渐：渐进，逐渐。《易·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这里用作名词，逐步发展、演变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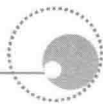
【译文】

我对当今的学者感到困惑了：每日身在学校，长久诵读，效法圣贤却不知道圣贤是什么人哪？从汉朝祭祀孔子孔庙的俎豆（古代宴客、朝聘、祭祀用的礼器）一经归属于尼丘山，后世的君子如果能够登堂入室，都得以陈列在师门，接受万世的祭祀。每当入学以及春秋释奠（置爵于神前而祭），让人们在其中瞻仰礼拜，察看礼仪（节）考察人的仪节有一定的法度，做事思考它之所以如此的缘故，思慕喜爱的心情产生，企望高尚的德行的意图。这就是学校整饬清明，的确是世事盛衰治乱的更迭变化一天一天地兴盛的大好时机！但是当今的学者在选用孔子的典故（常例、典制和掌故）的时候，其实七十子的名字还不能知道，何况问及后代贤人？！不只是这样，错误排列学者释奠的礼仪的位次，看作先例，进入学校以后有的人终身没有到过大成殿及东西两庑（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并且教官也置若罔闻。唉！我不知道可以担当教育和可以治理学习的人果真在哪里了！友人赵斗屏是我们县专心实行的君子，凭借乡进士的身份在中部做教官（执铎而宣教令），总共八年，归来学问更加有所长进。专门学习探求圣贤义理的事业，每天和我辩论人生生命中的各个大的方面，勤勉不懈好像恐怕来不及休息，就把辑录的《文庙备考》一书给我看。我阅读的日子，斗屏为此用心也很深了。世人不肯做圣贤的事业，所以孔庙茂盛小草的伤悲自古就如此。我朝礼乐法度、文章教化（文化教育）遵循改正祭祀的礼仪和制度，并且发布《学政全书》给天下看，学者也可以根据文献资料来认识所参与之事了。不过仍然大多茫然一无所知，做学问的人尚且和平常百姓同样。文庙的修建陈列在四通八达之大道，难道不像古宗庙制中的始祖庙光亮明显吗？竟然有经过它面前却好像看不见的人。上有帝王的命令然而下不用心，那用什么在这里帮助斗屏呢？不只是为中部一邑考虑，的确是为天下学校考虑。善言善行分散撰述在天地，而世间竟然没听说，大概不如周遍宣扬告诉，其中一定有人哪里能听从它？《论语》起首两句话即使田野小儿无不熟悉背诵，也是它的大效验了。这部书的照例前人曾经有，从我见到的《阙里志》，另外如平江彭氏的《学宫备考》、钧台余氏的《学宫辑略》，繁简不同，都足以成为几案上或书桌上的珍宝。然而实行长久逐渐埋没，人们反而大多没有过目。斗屏今日把它印刷刻板散布到四方，使得每家置备一册，难道能说不是大功劳吗？世上固然有与此相同的物一件，经过再次流传而如同全新，又穷尽方法而共置，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缘故呢？可是我读斗屏的书，更有偏爱在此！才能平庸低下的人和最差一等的人，不知立志求学，哪里能责怪他们的愚昧？先于典型而不耻进入，在自己学说之中标立门户，如金溪、姚江、高明，多被貽误，这就是了

解学说却没有在学说方面精纯不杂。现在一并陈列孔庙厅堂的,仅仅一二儒家学者已经详细说明先前观点,于是至于稍微知道读书的士子(学子)涉及偶尔多或有一知半解,自认为是得到不传授的隐秘,引用郑玄、孔安国来诋毁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狂乱放纵评论,甚至毁谤谩骂本小人身为儒生却敢于斥责有才德的人(正人君子),不只是自负贤能名声并且也忌惮美好。这就是庄子、韩非贬低并压抑孔子的渐进(逐步发展)的结果!忧虑这种情况已经很久,思考想要却又抵御它,然而力量微薄不能够战胜,参与斗屏朝夕评论是非曲直,自己称为孤军的一种帮助。这本书出版,天下才明白知道正学(儒家学说)的应该尊奉,又共同怒气消失,恢复常态。微不足道的微薄心意也借此得以表白,实在幸运了!实在幸运了!

共同学习的(同学)学弟李元春(时斋)恭敬地行礼题写

《文庙备考》本序



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备于圣人。粤^[1]自皇古神灵首出，靡弗开天明道以启万世之沌蒙，如天皇氏作甲子、伏羲氏画八卦以及轩辕氏制衣冠、创舟楫、釐礼订乐^[2]，郁郁乎文明景运矣！然神圣浑噩亦各率其天亶^[3]之聪以继天立极，若以心法垂为道统，使神圣之经纶草昧^[4]昭然，知所从事者，则惟尧舜之危微精一数语，降及三代，曰祇台、曰圣敬、曰缉熙，是即惟一之旨也。曰绥猷、曰建中、曰建极，是即执中之统也。惟我至圣先师秉天纵之资，殚不厌之学，博学于文，而千百世之圣作明述皆归于敏求；约之以礼，而千百世之隆规懿范皆萃于躬行。其告曾子曰：一以贯；告子贡曰：一以贯。以见一为万理总会，而所以措施庶事^[5]之本也。其于中之上冠以时，以见中无定体，随时而在，非可以胶固执之也；于中之下实以庸，以见中为日用、平常之道，非所谓冥冥昏默也。由是心法常昭而如日月之代，明道统永绵而如四时之运行。颜曾思孟，所谓见而知之者也；周程张朱，所谓闻而知之者也。中如汉之董、唐之韩，虽未臻^[6]乎大醇，然《天人》《三策》《原道》诸篇，亦几几乎升堂而窥室矣！至汉初，诸儒虽未免于章句之学，然或守残编于灰烬之余，或口受于绝续之交，则所谓道寄于文文，足见道者亦有取焉。而元之许鲁斋，明之胡敬斋、薛敬轩，国朝之陆稼夫，粹然一出于正者勿论矣！是故自汉以来，建祠崇祀，历代有加，然或赠封爵或崇美谥，虽其所以尊礼斯道者未尝不至，而卒未归于至当。暨^[7]明，世宗则尊孔子曰至圣先师，尊及门者曰先贤，遵从祀者曰先儒。琼山邱氏曰：“夫子为万世尊仰者，在道德不在爵位。”诚哉斯言也！我朝圣圣相承，心法、道统汇为一源，于孔子则追崇其五代，于周、程、张、朱则追祀其所生，而周、程、张子则跻^[8]于先贤之次，朱子则跻于十哲之次，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折衷允为尽善矣！甲子岁，余秉铎^[9]中部朔望，展谒春秋，与祭、观典礼之隆，备挹^[10]道德之光辉。于孔子之德容貌，恍然见圣之希天也；于先贤之追随侍立，恍然见贤之希圣也；于先儒之居敬穷理，恍然见士之希贤也。崇祀从祀，不但足以右享先师，而实足以感发后学仰慕之怀，知心法道统一脉相传。如此余因退而搜罗学宫，凡列圣颂书

有在于文庙者，如乐章、礼器，数大端又得《阙里^[11]文献》，考一书先贤先儒愈得其详，于是节录一本，名曰《先贤先儒位次考》，入于学署，交代册内，以为后之任斯职者考据。又录其全本汇为一集，藏于书笥^[12]，以备朝夕学习用。寓希圣希贤之慕夫心法者、圣贤相传之宗旨道统者、万世人道之纲维未有心不纯一少杂物欲而能与夫道统者也；亦未有大德逾闲^[13]，细行不矜^[14]而能会夫心法者也。故儒者诚正其心湛然、粹然，于是见诸行事莫非天理，流行之实达而在上，尧舜其君民穷而在下，树表于纯修其生也。善世不伐德，博而化其死也。师范百世，闻风兴起，试入庙而观从祀之容，披卷而玩学术之正，孰非战兢自持戒惧不息，以心法而上溯道统者乎？程子曰：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朱子曰：天理民彝^[15]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其^[16]在斯欤？其在斯欤？

嘉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六月朝邑赵映奎谨识

【注释】

[1] 粤(yuè):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与“曰”通，不译。《史记·周本纪》：“粤詹洛伊，毋远天室。”

[2] 釐礼订乐：釐正礼节礼仪，订正音乐。釐：釐正，改正。订：订正，改定，修订。

[3] 天：天然的，天生的。亶(dǎn):诚然，忠实。

[4] 草昧(mèi):天地初开时的混沌状态。《易·屯》：“天造草昧。”疏：“草谓草创，昧谓冥昧，……言物之初造，其形未著，其体未彰，故在幽冥暗昧也。”也指混乱的时世。

[5] 庶(shù)事：众事，诸事。《书·益稷》：“庶事康哉！”《汉书·郊·祀志·赞》：“汉兴之初，庶事草创。”

[6] 臻(zhēn):至，到达。

[7] 暨(jì):及，到。

[8] 跻(jī):登，升。

[9] 秉铎(bǐng duó):指做教官。以其执铎而宣教令，故称。

[10] 挹(yì):牵引，援引。

[11] 阙(què)里：地名。相传为春秋时孔子授徒之所，在洙泗之间。孔子时无阙里之名，其名始见于《汉书》卷六十七《梅福传》，至后汉始盛称孔子故里为阙里。参阅清阎若璩《四书释地·阙里》（《清经解》六）、桂馥《晚学集》卷一《阙里考》。

[12] 笥(sì):盛衣物或饭食的方形盛器。以萑苇或竹为之。

[13]逾(yú)闲:越过范围。《论语·子张》:“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注:“闲犹法也。”逾:跳过,超越。

[14]矜:注重。贾谊《陈政事疏》:“要以廉洁,故矜节行。”

[15]彝(yí):常道,常法。《诗经·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16]其:表示反诘,相当于“难道”。《左传·僖公五年》:“一之谓甚,其可再乎?”

【译文】

学说的规模广、程度深出自于天(自然、本性)并且被圣人完备。从古代神灵开始出现,没有不开辟自然申明道理来开启万代的混沌(无知无识)和蒙昧(尚未开化,愚昧),比如天皇氏作甲子、伏羲氏画八卦以及轩辕氏制作衣冠(帽)、首创船和桨、釐正礼节礼仪订正音乐,文采盛的样子就文明景象气数了!然而圣明的上古淳朴之世也各自遵循它们的天然忠实的聪觉灵敏来继承君位,假如按照儒家传心养性的方法留传作为圣道承继的统系(儒家指由尧舜禹而至汤文王、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统系),假如圣明筹划治理国家大事使得天地初开时的混沌状态成为明白的样子,知道办事的,就只有尧舜的高而正直、幽深精妙、精粹纯一的几句话,品位等级下移至三代,称为祇台、称为圣敬、称为緝熙,这就是唯一的皇帝的命令。称为绥猷、称为建中、称为建极,这就是中庸之道(做事无过无不及)的准则。唯独道德最高尚的人的前辈老师孔子执持上天所赋予的资质,竭尽不满足的学说,在儒家的礼仪制度方面学问广博,就千百代的众事不通的创作和聪明的撰述都向勉力以求学归向;用礼仪约束他们,就千百代的盛多的规矩(准则、礼法)和美好的风范、品德都想亲身实践、身体力行聚集。他告诉曾子说:一概贯穿;告诉子贡说:一概贯穿。此是聚合同类,并且是推行诸事的根基。如果在中间的前面从当时的情况超出众人,这些表现中间没有规定实行,顺应时势就存在,是不能连及团结巩固治理;在中间的后面从日常富裕,这些表现中间是日常生活的费用、日常的道路,是不称为晦暗昏黑的。从此儒家传心养性的方法恒久彰明就好像日月的更替,显示圣道承继的统系永远绵延(延续不断)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颜子(回)、曾子(参)、子思(孔伋)、孟子(轲),是看见就知道的人;周子(敦颐)、程子(程颢、程颐)、张子(载)、朱子(熹),是听见就知道的人。中间如汉朝的董仲舒、唐朝的韩愈,虽然没有到达非常纯正的境界,然而《天人》《三策》《原道》诸篇,也几乎接近升堂并且入室(称人学问造诣精深)了!到汉朝初年,诸位儒生虽然没有免除分析古书的章节句读的学问,然而有的人在剩余的灰烬边守卫残缺的书(或书的一部分),有的人在断绝传续的前后交替的时候用口传授,就称为学说委托

古代传说中的文文(兽名,善呼),可见学说也有选择。并且元朝的许鲁斋,明朝的胡敬斋、薛敬轩,本朝的陆稼夫,学识之纯正就更不用提了!所以从汉朝以来,修建庙堂崇尚(推重提倡)祭祀,过去的各个朝代都有增加,然而有时以官爵追封祖先(生前称为封,身后称为赠),有时推重美好的谥号,虽然那些在敬重以礼相待此学说的人未曾不周到,但是最终没有向极适合结局。到明代,世宗(嘉靖皇帝)敬重孔子称其为至圣先师(古时学习时一定置爵于神前而祭先圣先师,即称为圣贤和可以师法的人物),敬重推及门人(弟子)称为先贤(古代的贤人),敬重陪祭的人称为先儒(古代的儒者,又封建统治者奉历代阐发儒家经典的著名学者是先儒)。琼山邱氏说:“夫子(老师)成为万代敬重仰慕的人,在于道德不在于爵位。”这话是真实的啊!我朝圣人相继接续,儒家传心养性的方法、圣道承继的统系汇总成为一个源头(事物的来源),对于孔子死后跟随尊敬五代人,对于周、程、张、朱死后跟随祭祀他们一生,并且周、程、张子就升于先贤的位次,朱子就升于十哲的位次,道德深厚的人福泽流传至后世,道德微薄的人传布衰微,调和二者,取其中正,无所偏颇,算作完美至极了!甲子年间,我执铎而宣教令做教官掌管中部朔望(每月初一、十五)之祭,展示稟告岁时的祭祀,参与祀祖祀神、示人尊崇隆重的仪式,完全援引道德的闪烁耀目的光芒。从孔子的德容礼仪,仿佛看见圣人仰慕天(有意志的神,万物的主宰);从古代贤人的随从陪伴侍候,仿佛看见德才兼备之人仰慕圣人孔子;从古代儒者恭敬寻根究源道理,仿佛看见士大夫仰慕德才兼备之人。推重祭祀陪祭,不但足以尊重祭祀(去世的)前辈老师,并且实在足以感触阐明后代学子(生)仰慕的情怀,知道儒家传心养性的方法、圣道承继的统系一脉相承(由一个血统或者一个派别传下来)。这样,我于是谦退并且搜集孔庙,所有的排列圣人位次发布记载在文庙的,如乐章、礼器,查点大的方面又得到《阙里文献》,考证(根据文献资料核实说明)一部书中记载的古代的贤人古代的儒者更加详尽(详尽、周备),于是简明记载一本,名称为《先贤先儒位次考》,放入学府官署,前后相接替(移交)册府(古时帝王藏书之所)内,用作以后担任这个职位的人考证(对古籍的文字音义及古代的名物典章制度等进行考核辩证)。又记载它的整个图书的版本汇编成为一集(成书的著作),藏在方形盛器中,而预备早晚学习使用。是寄托仰慕圣人贤人的思慕儒家传心养性的方法的人、圣贤相传的主要的目的和意图指向圣道承继的统系的人、万代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的法度没有心不纯一少杂物欲(想得到物质享受的欲望)而能跟从圣道承继的统系的人;也是没有在道德大的方面越过范围,小事小节不注重而能领悟儒家传心养性的方法的人。所以学者使他们的的心思真诚纯一而深厚、纯粹,于是看见他们在做事方面没有不是天道,传布的事实通达在先,使他们的君主成为尧

舜(圣明之君)、百姓困厄在后,给善修养天性建立标准。改善人世不自夸其德,换取起死回生。想要能够师范百世,闻风兴起,需要入宗庙而学习参与祭祀之人的肃穆神态,需要博览群书体味学术之正,谁不是战战兢兢克勤克己,以心法而上溯追求道统呢? 程子说:从遗留的作为典范的书得到不流传的学说。朱子说:天道天性(天然的品质或特性)、百姓的正常伦理不可灭绝,百代以后一定将要有心领神会的人。难道在这里吗? 难道在这里吗?

嘉庆二十五年岁次庚辰六月朝邑县赵映奎恭谨地记下

德聚堂重刻《文庙备考》序

世运非道不成道统，非学不明学术，非人不端，是以尧、舜、汤、文以君闻知，禹、皋、伊莱望散以臣见知，然俱有时位可乘。至鲁仲尼以匹夫而崛起其道，其学上以继往下以开来。《周礼》：大司乐曰：有道者，有德者，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1]。文王世子分先圣先师而二之说者，以为师非一人圣，必大而能化乃可以当。但自汉祖以太牢^[2]祀阙里，而嗣后瓣香^[3]之祝专归孔氏，其称号则历代渐加尊也，其礼文则奕祀^[4]弥增备也。即四配十二哲亦得以左右，近光隆、分俎豆，而三千七十之徒更何一不予以从祀哉？不惟是，汉以下羽翼贤圣若伏生胜，以至陆清献公，共若干人，各随时代，分祔两庑，累朝之重道尊德，有其举之莫敢废已。夫以上人之崇右文教，而职司训谕身列黉序^[5]者，不知当如何展礼，如何奉承。乃今之教官专计岁入多少，而士人自游泮^[6]后，春秋释奠亦惟附郭数人，希图分胙^[7]。方与执事外此者，或数年不至其地。至问以儒先之故，实罕有举其概者，天下类如斯也。善乎！王康僖之为儒也，六七龄时即刻先师木主祀之，又为“斋铭二十四字”书于座端曰：齐不齐，谨当谨。万物安，百神统。圣贤我，古来叻。齐不齐，谨当谨。此仲好冯先生之所以编关学也。斗屏先生是书家君子，原序论之详矣。顾其板毁于火，同邑雷氏又重刻之。今其嗣君询悵父书不能自读，更思便于刷印以广其传，爰出篋^[8]中金，先付梓^[9]而后求正于余。余取案头旧尝点订者，又以宋文、信国新从祀，据宋史本传节录补入授之。斯亦可与雷刻并行而不悖也夫！

道光丁未七月中旬后学李来南书于家塾之慎礼斋

先君子性刚直，幼读书即不喜俗学，常以理律身，见有非理者辄面斥之，所交亦皆有道之士。入黉序旋中甲寅乡魁，谒选授中部学博。始莅任^[10]，拜文庙曰：吾学在此，今教士亦在此，终身之业更无他矣！在任八年，与诸生讲论外，潜心注《易》及《春秋》，猝未能成书。日随事观理，又为《语录》一编，亦未遽已^[11]也。其所成惟《文庙备考》一书，归家朋友劝之付梓，既而家被火，是书及《易》《春秋》并《语录》稿本，俱毁于烬。朋友皆惜之，幸是书多有存本，同里^[12]雷氏重刻之以广其传。询嗣^[13]先君子时尚幼，未知是书之重

也。稍长，忆先君子所以教己者，因借观是书于人。父执见之，以为日阅此，庶不负乃父之心；人人阅此，始可以为学。询乃知先君子之用心于学、于教至矣、切矣、勤矣！雷氏虽刻之，而询不能自续先业，则询不肖之罪大矣！丁未试同州，见剞劂^[14]氏谋之，委校正于李东庄学兄。重刻成，略缀数语，并载雷氏序，不忘其善也。

男询序

【注释】

[1] 黻(gǔ)宗：殷代学官名。《周礼·春官·宗伯》：“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黻宗。”注：“《明堂位》曰：‘黻宗，殷学也；泮宫，周学也。’以此观之，祭于学官中。”参阅《礼记·文王世子》“礼在黻宗，书在上庠”（清孙希旦《集解》）。

[2] 太牢：盛牲的食器叫牢，大的叫太牢。太牢盛三牲，因之也把宴会或祭祀时并用牛、羊、豕三牲，叫太牢。《吕氏春秋·仲春纪》：“以太牢祀于高谋（音 méi，古代求子的祭祀）。”注：“三牲具曰太牢。”后专指牛为太牢，羊为少牢。

[3] 瓣(bàn)香：古以拈香一瓣，表示对他人的敬仰，称瓣香。又：“一瓣香”，犹言一炷香，即焚香敬礼的意思。后来师承某人，也叫瓣香某人。

[4] 奕：大。奕奕：高大，盛美。《诗经·大雅·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又《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祀：祭祀。

[5] 黻(hóng)：古代学校名。序：次序。

[6] 泮(pàn)：泮宫，古代学官。《诗经·鲁颂·泮水》：“矫矫虎臣，在泮献馘。”《说文》：“泮，诸侯乡射之官，西南为水，东北为墙。”参见“泮官”：泮，春秋鲁之水名，作官其上，故称泮宫。至《礼记·明堂位》乃有“周学有泮宫”之说。汉文帝命博士撰王制，遂谓天子之学有辟雍，诸侯之学有泮宫。自是以后，说经者皆以泮宫为学官。科举时代称生员入学为入泮，本此。

[7] 胾(zuò)：古代祭祀时供的肉。这里引申为赐予之意。

[8] 爰(yuán)：副词，于是，乃。《诗经·魏风·硕鼠》：“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篋(qiè)：箱。大曰箱，小曰篋。

[9] 付梓(zǐ)：刻印书籍。古代书籍，先刻木板，后付印。梓：刻板。

[10] 莅(lì)：临，到。任：任职，任事。

[11] 遽(jù)：遂（副词，终于；竟）。已：完成，完毕。《易·损》：“已事遄往。”疏：“已，竟也。”

[12] 同：相同。里：宅院，民户居处。《诗经·郑风·将仲子》：“将仲子

兮，无踰我里。”传：“里，居也，二十五家为里。”《周礼·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后里所居家数不一，时有变更。参阅《文献通考》十二《职役》一。

[13] 嗣(sì):继承,接续。

[14] 剗(ān):刻刀。后因泛称书籍雕版为剗版。

【译文】

世事盛衰治乱的更迭变化不说不成为圣道承继的统系，不学不明白有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不是人不正直，因此尧、舜、商汤、周文王凭借君王的身分传布主持，大禹、皋陶、伊莱希望散布凭借臣子的身分主持，然而都有时机可以利用。到鲁仲尼凭借庶人的身分就兴起，他的学说先承继往昔，后开辟未来。《周礼》：大司乐说：“有思想的人，有道德的人，死后就把他作为音乐的祖神，在瞽宗（殷代学校名）祭祀。”周文王太子料想古代所谓圣贤和可以师法的人物就疑这种说法，认为老师除了一人圣明，一定德行高尚并且能够用教育感化改变人心、风俗才可以担当。但是从汉高祖用牛、羊、豕三牲祭祀阙里，就以后瓣香（古以拈香一瓣，表示对他人的敬仰，即师承之意）的颂祷人（以言告神祈福）单独（专门）归属孔氏，他的称号就过去的各个朝代逐渐更加尊奉，他的礼节仪式就大祭祀更加具备。即四配十二哲也得以待立左右两侧，接近荣耀尊崇、分开祭祀，并且三千弟子七十门徒更是何曾一人不给予陪祭呢？不只是这，汉代以后辅佐德才兼备的圣人像伏生胜，以至陆清献公，总共若干人，各自跟从时代，分别附祭在文庙的东西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接连几个朝代尊重学说敬重道德，更加树立它们使其不敢废除。以前的人推崇礼乐法度、文章教化（文化教育），但是主管其事的官员教诲告晓身列古代学校次序的人，不知道应当怎样行礼，怎样侍奉。于是如今的教官（掌管教化或学校的官员）专门计算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多少，并且读书人从游览孔庙后，春秋释奠也只是附着四周几个人，企求谋取分配赐予。方与（地名，春秋战国时宋邑，故城在今山东鱼台）百官除去此，有的人几年不到那些地方。至于用儒家学派前代学者的故事询问，实在少有提出它们的大略的人，天下（全中国）大抵如此。好啊！王康僖作为信奉孔子儒家学说、通晓儒家经书的知识分子，六七岁时就雕刻前辈老师的木制牌位（即神主）祭祀他们，又作“斋（书房）铭（铭文，为文刻于器物之上用以自警）二十四字”书写在座位的右端：齐不齐，谨当谨。万物安，百神统。圣贤我，古来吻。齐不齐，谨当谨。这是仲好冯先生编辑参与学说的原因。斗屏先生是记载者中有才德的人，原序详细说明观点了。顾惜的印版（印刷时用的底板）燃烧在火中，同邑雷氏又重新雕刻它。现在他的长子询懊恼父亲的书不能开

始宣扬,更想便于印刷来扩大它的流传,于是支付小箱中的银两,先刻印书籍(古代书籍,先刻木板,后付印)之后向我请求稽考修正。我择取几案上往常曾经校订的文稿,又用宋朝文天祥、朱熹开始陪祭,根据宋史原来的文字记载摘录补充进去付与他。这也可以同雷氏刻本一并流行并且不抵触啊!

道光丁未年七月中旬后学(后进的学者,谦辞)李来南书于家塾之慎礼斋

亡父性情刚直,幼年读书便不喜好世俗流行的学问,经常用宋明儒家哲学思想约束自身,看见有诋毁理学的人总是当面指责他,结交的也都是有道德、有才艺的读书人。进入学校、乡学不久考中甲寅年乡试魁首(第一名),去吏部等候选派授职中部教官。才到任,拜访文庙说:我学习在此,如今教诲学子也在此,一生的事业更没有别的(二心)了!在任八年,同众弟子谈论学说之外,心静而专一注释《易经》及《春秋》,出乎意外没能完成书稿。每天随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宜的措施)事情细看道理,又作《语录》一编,也没有完成。他完成的只有《文庙备考》一书,回到家乡朋友劝他刻印书籍,不久家中遭遇火灾,这部书及《易经》《春秋》连同《语录》稿本,一起在火中燃烧毁坏。朋友都为它痛惜,幸而这部书有很多保存的册本,同乡雷氏重新刻印它并扩大它的流传。询继承亡父时尚且年幼,不知道这部书的分量。稍微长大,回忆亡父传授自己的,于是向人借来细看这部书。父亲坚持他的见解,认为每日观览它,希望不辜负其父亲的心意;人人观览它,方可以治学。询于是知道亡父的用心在学问、在教化极了、急了、尽心尽力!雷氏虽然刻印它,但是我自己不能继承祖先的事业,乃我不孝之子的罪过大了!丁未年在同州应试,看见书籍雕版者商议这件事,委托校正于李东庄学兄。重新刻印完成,稍微点缀几句话,一并记载雷氏的序,不忘他的友好。

儿子询序

重刊《文庙备考》絮言

先君子字辉天，以嘉庆庚申登贤书，戊辰大挑二等，辛未初夏借补兴安府平利县司训。风恒时随侍，至任之次日，先君子恭谒圣庙及两庑。至秋祭见诸礼器、乐器颇多残缺，即捐俸购备。他日，又思辑至圣及诸贤、诸儒考为一书，比于《阙里志》之类，使学者皆得读焉。未暇也，经一岁，先君子忽抱疴^[1]告归。风恒官工，虞^[2]不及省视。乙亥冬讫遂至矣，驰奔，呼天哭踊^[3]。苫次^[4]中，家弟文学鸣盛因言遗命，殷殷以文庙书未成为憾。风恒闻之凛然，拳拳于心不敢忘。道光丁亥适与孝廉王子葵圃言及此，王子遂以赵斗屏先生所刊《文庙备考》一书见示，云惜其板为祝融氏^[5]夺去。风恒慨然曰：“重刊此，犹再辑也。”自任之，而王子又述斗屏言重刊宜更酌，且新从祀者若唐之陆宣公，明之吕新吾、黄忠端、刘念台，本朝之汤潜庵五人，亦宜补入。风恒乃诣李时斋先生，乞与王子更订增补，不数月帙^[6]成。於戏^[7]！文庙学宫也！天下之士于何^[8]学乎？学皆在此而已，此之不知，他复何^[9]知？风恒欲继先君子未逮之志，更喜吾邑诸君子多有同心也。急付剞劂并为叙其原如此。

道光七年八月望日雷风恒谨识

【注释】

[1] 疴(kē):病。《说文》:“疴,病也,从疒,可声。《五行传》曰:‘时即有口疴。’”

[2] 虞(yú):意料,料度。

[3] 踊(yǒng):往上跳。

[4] 苫(shān)次:旧指居亲丧的地方。

[5] 祝融氏:相传祝融死后为火神。

[6] 帙(zhì):书套,书函。书一函称一帙。

[7] 於(wū)戏(hū):感叹词。同“呜呼”“於乎”。《礼记·大学》:“《诗》云:‘於戏,前王不忘。’”

[8] 何:疑问代词,哪里。

[9] 何:疑问副词,怎么。